

第2章 蠟燭師傅的小屋

馬拉奇·波依爾的小屋會呼吸，飛恩敢這麼說。它在茂盛糾結的野薔薇後面上下起伏，不停的偷窺他們。炊煙裊裊升空，但是飛恩的爺爺仍然不見人影。

「快一點。」塔拉咕噥的催促著他。她拖著小旅行箱爬上上坡的小路，濺起的小石子朝飛恩砸來。「我希望這個世紀結束前可以抵達那裡！」

「他難道不曉得我們要來嗎？」飛恩邊看路邊瞧前方的房子。「為何不來山下的碼頭接我們？」

「他老了。」塔拉說。

「他不能走路了嗎？」

「你要他抱你嗎？你是小嬰兒嗎？」她的行李箱在顛簸的小路上不停的嘎嘎響，恰好加重了她的語氣。「你無法自己一個人爬上山嗎？」

「我是自己一個人嗎？」飛恩反唇相譏。「我和惡魔路西弗（編注1）同行。」

「閉嘴。」塔拉發出噓聲喝斥他。

「我只是覺得這樣很失禮。」飛恩咕噥：「我們是他的客人，卻連路怎麼走都不曉得。」

「我知道路怎麼走啊。我以前來過，不過上次沒有你來拖慢我的速度。」

飛恩朝她翻了翻白眼。他們已經耽誤了五分鐘，因為有隻蜜蜂停在塔拉的肩頭，在陸岬上追著她跑，嚇得她驚聲尖叫，跳來跳去，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她碰上了一頭嗡嗡叫的大灰熊。

「那就帶路吧，哥倫布。」他說，忿忿的跟在姊姊後面大步前進。

飛恩覺得，自己的期望應該低到不能再低了吧，可惜事與願違。

小屋又小又矮，深深的嵌入地面，被一群樹木與荊棘淹沒。石造的部分露出

局部來偷窺一眼，但白漆已經斑駁剝落。屋頂是用石板瓦蓋的，邊緣也出現缺口，碎片掉進破裂的簷槽。玻璃窗上堆積著陳年的灰塵，窗臺則塞滿了斷頭的花，而花莖彎腰垂向花園，好像在搜尋掉落的花瓣。

這裡的五顏六色，簡直一團混亂，飛恩痛恨這一切。他好想回都柏林去陪媽媽，雖然那裡的公寓很小，隔音又差，必須忍受樓上鄰居偷養的比特犬的吠聲，或是他們商量著要叫什麼中國菜的吵鬧聲。

他們經過一個古老的信箱，上面刻著褪色的愛爾蘭文「Tír na nÓg」。長生不老仙境。

多諷刺，飛恩心想。他默默的在心中做了筆記，在他大聲對塔拉說出這個字眼之前，得先再查證一下，確認「諷刺」一詞的正確意思。

他關上院子的大門時，那扇門發出了一聲低沉的嘎吱哀鳴。

「很可怕，對不對？」此刻，他們已經站在所謂「花園」的院子，而在飛恩看來，則似乎更像「沙拉」的地方。「裡面也同樣令人沮喪。」沮喪。又是那個字眼。

飛恩用慢動作轉身。「怎麼會有人選擇住在這裡？」

「我想，那是因為這裡是我唯一的容身之處。」

飛恩轉了一半的身子忽然僵住，雙頰的血管也瞬間爆紅。

他的爺爺就站在小屋的門口。他好像一個巨人，又高又瘦，頭頂光禿，還有一張大臉，與一個相襯的大鼻子。而這個鼻子跟飛恩的一模一樣，從小照鏡子時飛恩就對它忿恨不已。一副過大的圓形角質眼鏡框掛在爺爺的鼻頭，使他的眼睛顯得比實際上更大更寬。他的手臂與腿長得不得了，可是在過大的花呢套裝裡還是顯得矮小。他看起來好像要盛裝赴會，只不過他已經盛裝了五十年，如今這身套裝已經鬆垮得不成形了。

爺爺向後甩頭，張嘴露出滿口灰白牙齒，對著他們開懷大笑。他一直哈哈大笑，一直笑一直笑，笑得飛恩忍不住幻想，爺爺的笑聲好像龍捲風般繞著他的身子打轉，而這股風把他的心臟當作一把小提琴來拉。

然後，飛恩也忍不住跟著大笑了起來。此刻情況尷尬，又很勉強，但是只要大笑，他就沒有空可以多想，這裡不像冒險而更像監牢，也不必擔心媽媽獨自留

在都柏林的無名建築裡，被穿著昂貴針織套衫、戴著花俏眼鏡的專業人士圍繞。他大笑是為了不讓這些念頭變成悲傷醜陋的事，免得看起來、聽起來好像是在哭泣。

而飛恩絕對不在塔拉面前掉眼淚。

這可不是一段哭泣的假期。雖然這根本算不上是假期。

當笑聲漸漸停歇時，爺爺專注的注視了他好一會兒。「好吧，」他點點頭。

「我們終於見面了。」

他屈身穿過低矮的門框，招手請他們進屋去，他的手指彎曲變形，好像剛才指引他們爬上懸崖側壁的那縷炊煙。

塔拉率先走上前，並且回首拋下一句侮辱人的話語。「恭喜你，飛恩。你終於找到一個跟你一模一樣的怪人了。」

「小心那隻蜜蜂！」看著塔拉驚聲尖叫著跳進小屋，飛恩才算出了一口氣。

飛恩關上小屋的門時，險些撞翻掛滿帽子和雨傘的衣帽架，那上面也積滿了一層厚厚的灰塵。

「哇！」他睜大眼睛望著從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壁櫥。從木造拱門看來，這些壁櫥的櫃子不但環繞了整座小小的客廳，還一路延伸到廚房。

這座早已過度擁擠的狹窄小屋，每寸空間都被櫃子占滿了，而且所有的櫃子上都擺滿了蠟燭。

每根蠟燭都貼上標籤，標籤上的字跡龍飛鳳舞。「秋雨」和「夏雨」就擠在「起霧的復活節」與「白色聖誕節」中間，其他像「裘西十二歲生日派對的意外龍捲風」或「西恩·麥考利飛走的風箏」則顯得特別。有些標籤的時間非常精確，比方「一九九七年二月的火紅日出」，或「二〇〇九年八月的橘紅色黃昏」，還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愛爾蘭文，像「Suaimneas」，意思是「和平」，或「Saoirse」，意思是「自由」。

有一根蠟燭上面只寫著「Fadó Fadó」，意思是「古早古早以前」。這有許多可能，可能指冰河時期，也可能是青銅器時代，或是愛爾蘭所有修道士都躲在大型圓塔上，信手塗鴉在手抄本的那個時代，至於是什麼原因，飛恩已經忘了。

飛恩的注意力被「阿佛特海灘上的風雲變色」所吸引，那根蠟燭看起來好像

是從肆虐的暴風雨中雕刻出來的。底下是深灰色，烏雲聚集，漩渦盤旋而上，直到邊緣的蠟沸騰冒泡，化為紫羅蘭的深紫色。一道銀色閃電如鋸齒狀曲折的穿過中間。飛恩注視得愈久，愈覺得它似乎就快要從櫃子上跳下來，在他身邊發出爆裂聲。

「你喝茶吧。」爺爺說。這雖然不是一個問題，卻讓飛恩鬆了一口氣。在愛爾蘭，有些事到哪兒都一樣。

塔拉退回客廳的角落，找尋背包中的手機充電線，就像快渴死的人急迫的在沙漠中找水。

飛恩低頭閃過橫梁，步下走廊，發現房子細分成三間房間，牆壁都向內凹，彷彿有什麼祕密要告訴他。這裏也有蠟燭，有的很小，差不多像他的小拇指那麼細；有的色彩像彩虹，有的蠟燭還長出草來，還有一些蠟燭奇形怪狀，像雨珠和雨傘，以及有隕石坑的小月亮，有的像雲朵又圓又蓬鬆，飛恩忍不住伸手戳一戳，確定那真的是蠟做的，不是蒸氣。

回到客廳，壁爐臺上點著一根蠟燭，正在熊熊燃燒。那是小屋中最大的一根

蠟燭，大大的蠟黃色厚片深深的安坐在厚玻璃槽裡，就像飛恩的煩惱那麼深。那是蒼白的灰色，可是中間靠近燭芯的地方，有幾條藍色系的大理石條紋——土耳其石的藍綠色、藍寶石的天藍色與海藍寶的水綠色；有幾條線從天藍色化為水藍色，甚至還有飛恩無法忽視、令人作嘔的藏青色，那是他學校制服的顏色。

此刻，夕陽已經沉入屋外的樹林後面，燭光成了唯一的光源。飛恩分辨不出蠟燭的氣味，可是它卻喚醒他內心的某個記憶。

它讓他想起大海的氣味，不過聞起來又有點不同，好像還有別的東西。水嗎？不是，不只是水而已。飛恩緊緊的閉上雙眼。他覺得答案彷彿深埋在骨子裡，只要他閉上眼睛，努力集中精神，就可以將它從內心深處撈出來，用舌尖測試斟酌。

雨水。沒錯。只不過這不是普通的雨水，而是暴風雨，經過旋轉與肆虐，最後重重的拍打在玻璃窗上。大海的氣味又再度飄來，就在正中心，可是這回波浪起伏，彷彿澎湃洶湧的浪花泡沫，或是……

「地球呼叫飛恩！」塔拉當著飛恩的面拍拍雙掌，嚇了他一大跳，連忙向後

退開，卻意外撞倒了扶手椅旁的一根蠟燭。香氣立刻散發，飛恩不禁懷疑，自己是否出現幻覺。

爺爺在拱門的另一頭將茶倒入馬克杯中。「你姊姊沒告訴你，我是製作蠟燭的師傅嗎？」

飛恩用譴責的目光瞪著塔拉。

「我還以為在阿倫摩爾以外的地方不能談論那些事。」她的口氣有些輕蔑。

「而且老實說，我認為他不會那麼在乎蠟燭。我無意冒犯您，請別見怪。」

飛恩的爺爺假裝被塔拉射中了飛鏢，左眼抽搐，看著塔拉衝下走廊去找插座充電。

「她不是故意變成毒舌派的。」飛恩替她緩頰。「媽媽說，等她長大一點就會變好了。不過，可能還要等好一陣子，因為她才剛剛開始進入叛逆期而已。」

爺爺拍拍他的肩膀，說：「飛恩，別擔心，我早就習慣青春期的無情叛逆寒風了。」

「她不是有意針對你的。她只是從不在乎蠟燭。」飛恩並沒有把自己心中的

想法說出來，那就是他也不在乎蠟燭，因為就像金魚、數學與姊姊一樣，蠟燭也不惹人注意。而且，他還不是百歲人瑞，或是要趕在最後一刻，臨時幫澈底被遺忘的人買聖誕禮物。

「總之，我還以為你在救生艇上工作。」飛恩忽然想起來。這是他對爺爺僅知的幾件事之一——就像所有波依爾家的男人（其中只有一個例外），馬拉奇·波依爾熱愛大海，而大海也愛他，他是在救生艇附近長大的，滿十八歲以後就上船去工作。「就像爸爸以前……」

以前還活著的時候一樣，他本來想這麼說的，可是話到嘴邊卻如鯁在喉。來到爸爸死去的地方，讓飛恩忽然感傷了起來。

「我以前是救生員，但是現在我寧可留在家裡，因為我已經不再年輕了。」爺爺又回頭去泡茶，把浸泡在馬克杯裡的茶包拿出來扔進水槽裡，再給每一杯一添加牛奶，然後遞一杯給飛恩。「孩子，你的臉色看起來有點偏綠。還是你太愛國了？」（編注2）

飛恩跟著爺爺走向客廳。「來這裡的航程風浪很大，很多人都會暈船。」

兩人面對彼此坐下時，爺爺給了他一個心照不宣的眼色。

「好吧……或許我是有一點……怕海。」飛恩坦承。他喝了一口還嫌太燙口的茶，差點兒就吐出來。「我不喜歡海浪，真的一點都不喜歡。」

爺爺繼續注視著他，頭斜斜的傾向一邊。燭光閃爍，淡淡的勾勒出他的輪廓，將他的臉頰襯得一明一暗。

「這會讓我變成一個差勁的波依爾家的人嗎？」

爺爺嗯了一聲，目光投向飛恩身後的牆上，那裡掛著飛恩奶奶的照片，正對著他們微笑。「在我的經驗裡，沒有任何的恐懼（無論多麼的小）是需要感到羞愧的。你奶奶曾經遭受嚴重的『Anatidaephobia』的折磨，你知道嗎？」

飛恩從來沒聽說過這種疾病，一個字也記不住。「那是……什麼？」

爺爺雙手合十，放在脣前。「她害怕，有隻鴨子時時刻刻注視著她。」

飛恩注視著爺爺。「什麼？」

「Anatidaephobia，」爺爺複述：「害怕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有隻鴨子正在注視著你。」

「……什麼？」飛恩再次發問。

「後果很嚴重的，那是嚴重傷害身體的事。」爺爺咕嚕咕嚕的大聲喝茶，連喝了好幾口。「最後終於要了她的命。」

「媽媽說，她是心碎而死的。」

爺爺若有所思的摸摸下巴。「不是，是那隻鴨子害死她的。飛恩，我敢肯定。」

「你在開玩笑嗎？」

爺爺沉著的臉上閃過一抹笑容，呵呵的笑了起來，飛恩也跟著笑了，因為鬆了一口氣，所以脫口而出的笑聲特別的響亮。

爺爺拍拍馬克杯的肚子。「只有那種恐懼是荒謬可笑的。」

飛恩陷進椅子裡，偷偷的感到鬆了一口氣，至少他不怕鴨子。

「不過，孩子啊，你最好趕緊習慣大海。這裡四周都是海啊。」

飛恩的微笑顯得有點勉強。「我猜海島就是這樣，對吧？」

「沒錯，而且島上通常住滿了特別英俊瀟灑的老男人。」

沉默再度籠罩了他們，有好一陣子，四周只有枯燥的浪濤聲，與塔拉的手機

熱烈興奮的點擊聲，她正著急的想在一座半死不活的小島上建立社交生活。飛恩的爺爺在愈來愈昏暗的光線下注視著他，手指在襯衫的扣子上默默的敲打節奏。「告訴我，」過了好一陣子，他終於開口。「飛恩，都柏林的一切都好嗎？」「不太好。不過，你大概知道了吧，所以媽媽才送我們來這裡……」飛恩的目光停留在壁爐的爐床上。有些話開始從內心深處冒出來。「她太累了……」他不願意把心裡的話說出來，所以沒把話說完。她太累了，無法當我們的媽媽。這句話不太公平，所以不能明說，即使這是實情，而他和姊姊也都心知肚明。他們的媽媽只是需要度個假。但這真是一件怪事，飛恩心想，不是離開一個地方去度假，而是離開人。不過，這會讓她康復。她本來不是這麼哀傷憂鬱的。爺爺依然敲擊著手指頭。「孩子，我很抱歉。我曉得，你到這裡來是別無選擇的。對於這整件事，你一點選擇也沒有……」

飛恩的目光無法離開壁爐。心靈深處有個念頭正在一點一滴的滲透出來，而且是很重要的。一個。

扶手椅嘎吱了一聲，爺爺向前傾身，用手肘頂著膝蓋。「可是，飛恩，這座小島跟別的地方都不一樣。你早晚會明白它有多獨特……」

飛恩努力的凝視，甚至忘了眨眼睛。
壁爐裡空蕩蕩的。

裡面沒有煤灰，沒有金屬爐柵，甚至連圍火爐的鐵絲網也沒有。

小屋裡面很清涼，並沒有爐火遺留的溫暖餘韻。

飛恩抬頭看著爺爺。「爺爺，如果壁爐裡沒有火，那麼之前的煙又是從哪兒來的？」

爺爺微微一笑。那個笑容很詭異，讓飛恩覺得寒毛直豎。燭光在他的視角餘光中閃爍，火苗拉高變細，好像在回答他的問題。

「煙到底是從哪兒來的？」飛恩再次追問。

爺爺哈哈大笑，可是這回是乾乾濁濁的聲音。它好像出自別的地方，不像先前來自腹部的深處。他忽然從扶手椅上站起來，鬆開修長的四肢，踱回廚房去，彷彿先前削了一半的紅蘿蔔突然需要他去料理了。

飛恩再次瞄了空蕩蕩的壁爐一眼，不安像一條魚，在他的心裡游來游去。

編註 1：路西弗（Lucifer）原本是最美麗、最有恩膏、最有影響力的天使，後來卻因其褻瀆聖所，罪孽和不義在牠生命中顯露出來，牠便成為惡魔。

編註 2：愛爾蘭的國旗由綠、白、橙三色組成，綠色代表天主教的信仰及象徵其為綠色寶島。

第3章 畢思禮家的男孩

「巴特利·畢思禮剛剛下渡輪了。」翌晨，塔拉在飛恩吃麥片粥時開心的宣布。飛恩昨晚受遠方海浪拍岸的濤聲干擾，整夜輾轉反側，睡不安穩。他夢見大海溼答答的手指，偷偷摸摸的爬上陸岬，將他拖進海底。此刻，他依然睡眠惺忪，瀏海亂亂的黏在額頭上。

「喔，巴特利·畢思禮……」爺爺邊說邊將放了一星期的香蕉切進他的麥片粥裡。「押了頭韻呢，兩個ㄉ不會嫌太多嗎？」

塔拉停下手邊打了一半的簡訊，瞪了他好久好久。

他笑呵呵的吃了一片水果刀上的香蕉。「今年夏天，還有更多喧鬧的畢思禮